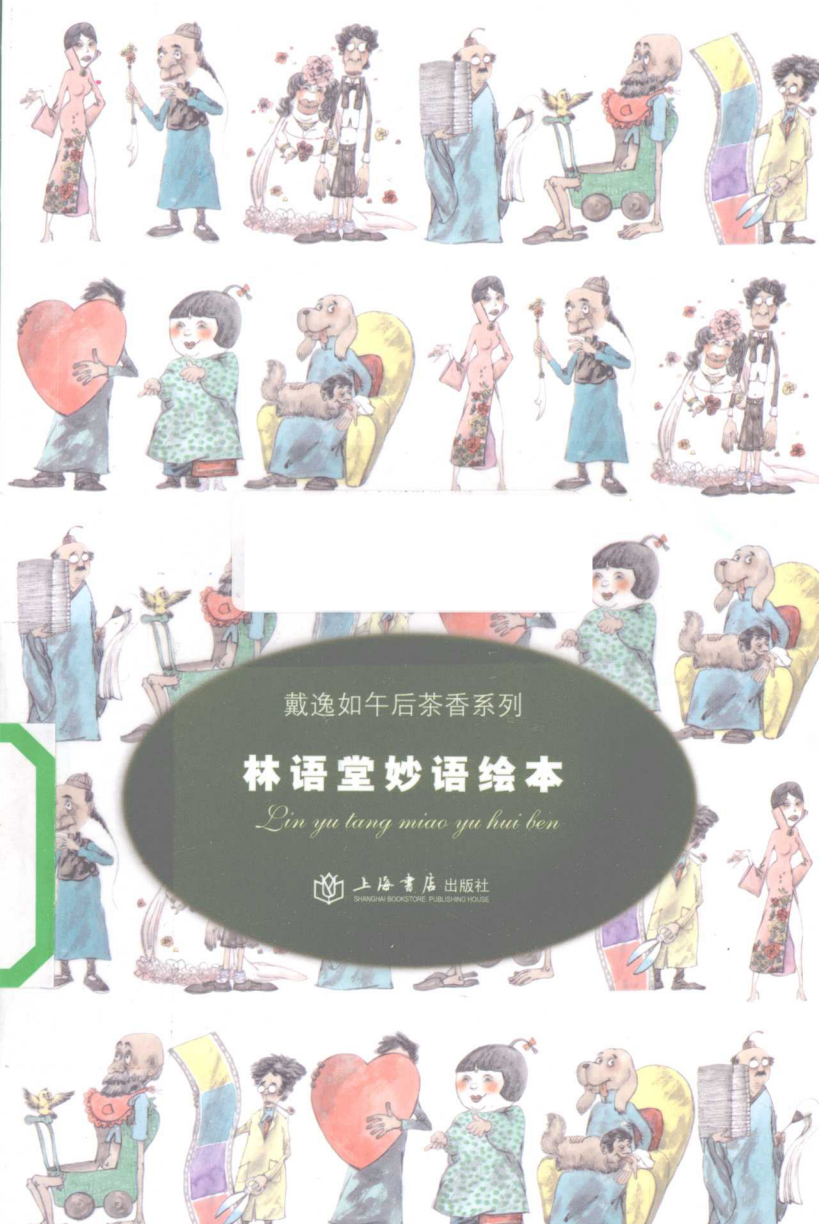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戴逸如午后茶香系列

林语堂妙语绘本

Lín yǔ táng miào yǔ huì běn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戴逸如午后茶香系列

林语堂妙语绘本

Lín yǔ táng miào yǔ huì běn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语堂妙语绘本/林语堂著;戴逸如绘.-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0.7

(戴逸如午后茶香系列)

ISBN 978-7-5458-0117-0

I. 林… II. ①林…②戴… III. ①林语堂(1895~1976) - 语录
②漫画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K825.6 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18847号

林语堂妙语绘本

(戴逸如午后茶香系列)

林语堂/著 戴逸如/绘

责任编辑/杨英姿

技术编辑/吴放 装帧设计/杨关麟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/200001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张 4.5

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117-0/J.26

定价 22.00元

序

戴逸如

一个人，不论古代人、现代人还是未来人，恐怕不免是要做白日梦的，而照常人之见，做白日梦实属浪费时间。那么，既想做白日梦，又不想浪费时间，该怎么办？

哲人苏格拉底说了，想做白日梦而又不想浪费时间，最好的办法是拿伊索寓言来改写成韵文。当苏格拉底不幸，或者说有幸，被投入牢狱时，他真的言而有信，着手来改写伊索寓言。

时间之轮滴溜转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叶，伊索寓言是早已被苏格拉底改写完了，而我却还想做做不浪费时间的白日梦，那又该如何是好？

我以掷硬币的高招决定了拿名人妙语来做绘本。

首先被我幸运之指点中额头的，是林语堂。

在那个绘本的《后记》里，我迎着远处蓬勃而起的高楼严肃地写道：

语录书难以反映一个人思想的全貌。这不仅因为语录书是大树上的零星枝叶，也因为选摘者趣味有异，眼光不同，高下有别。有时选者倒是好手，在浩繁的卷帙中采摘时却不免要打个哈欠，偏偏让反映本质的

警精之句如脱兔溜走。因此，也不能单凭一本语录书对一个人作出全面的评价。这原是浅显的道理，毋需多说。故而，这本语录书仅仅是林语堂先生精湛的哲理、清新的智慧、有趣的比喻中采撷的几支灵秀的片言只语作成的一盆小小插花，献给读者诸君。

至于配画，则尽管不作简单的图解，不使人一览无余。语录抽象的撰写，则画作形象的比喻；语录作仰视，则画作俯瞰；语录取正面式，则画作侧面观……力求让读者有所思，有所悟，有所喜，有回味。总之，不请客人喝玉米糊，而吃炸糖糕，求其耐咬嚼。

或问：画中咬烟斗穿长衫的人物是否林先生？答曰：也是也不是。说不是，是因为并非照林先生照像描摹。此相本幻想。我画我感觉中闲适、性灵、幽默的林先生。我想，倘林先生见了，必会口衔烟斗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我做我的林语堂，你画你的林语堂，各人自便。可是，”他用“再启”手法续道：“那个圆团团的脸，我可不大喜欢呵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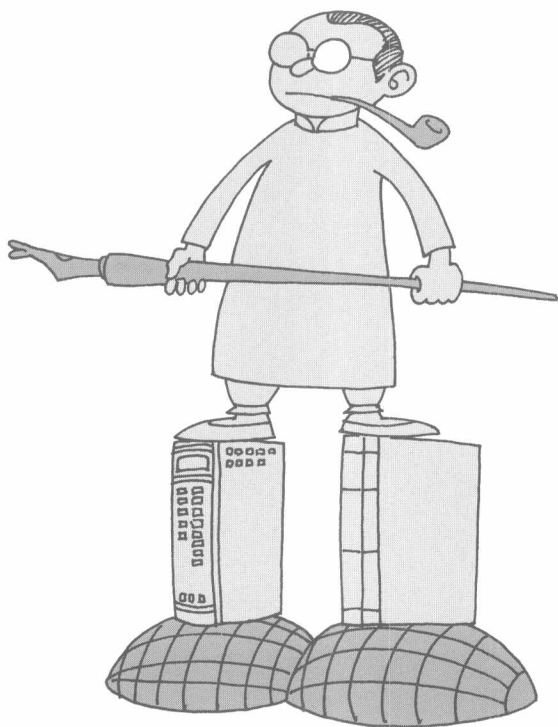
林语堂先生喜不喜欢根本就无所谓呐，“八〇后”杨英姿小姐看了喜欢，这就够了，“出版社连一套都凑不齐”，她以为当再版。

我倒忐忑了。十八年！一个粉嘟嘟的肉婴儿都出落成亭亭玉立的美少女了。会不会书老珠黄？说是旗袍生命力强盛吧，该翻新处也得翻新呀。

我拿老绘本悄悄布置在“九〇后”必经之处，让“九〇后”轻易而偶然地“不期而遇”，然后，我假装漫不经心地去抽“九〇后”手中之书，且懒洋洋地嘟囔：“这不是你看的书呀。”居然，“九〇后”死不松手，甘心沉湎于圈套而不肯自救！

行，再版吧。

两脚踏东西文化，
一心评宇宙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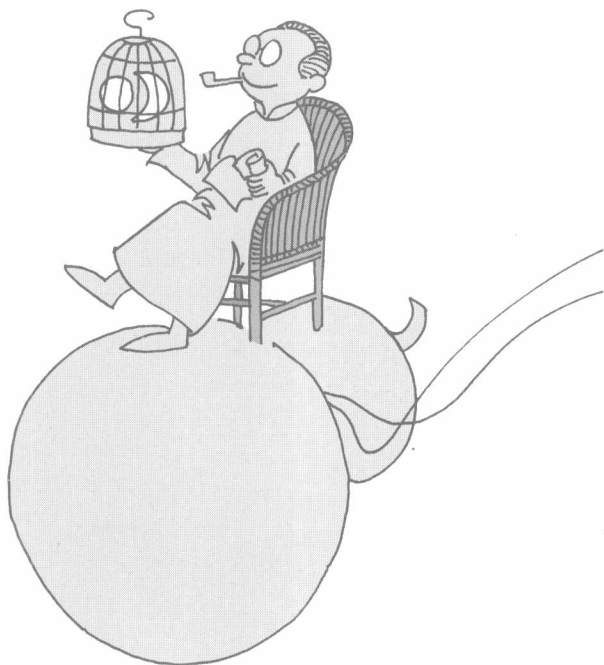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绅士的演讲，
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，
越短越好。

享受休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。
要享受休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，
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，
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。





中国人之爱休闲，
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。
中国人的性情，
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。
这种爱休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，
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，
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
——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
——承认它为合理尽情的态度。
中国人能囫圇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，
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。



一个人在这种神轻气爽，
心气平静，
知己满前的境地中，
方真能领略到茶的滋味。
因为茶需静品，
而酒则须热闹。
茶之为物，
性能引导我们进入
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。



严格的说起来，
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。
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，
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，
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。
照理论上说起来，
鉴赏家认第三泡的茶为不可复饮，
但实际上，
则享受这个“少妇”的人仍很多。



世上有两个文字矿：

一是老矿，

一是新矿。

老矿在书中，

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。

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。

老矿的产物都已经溶解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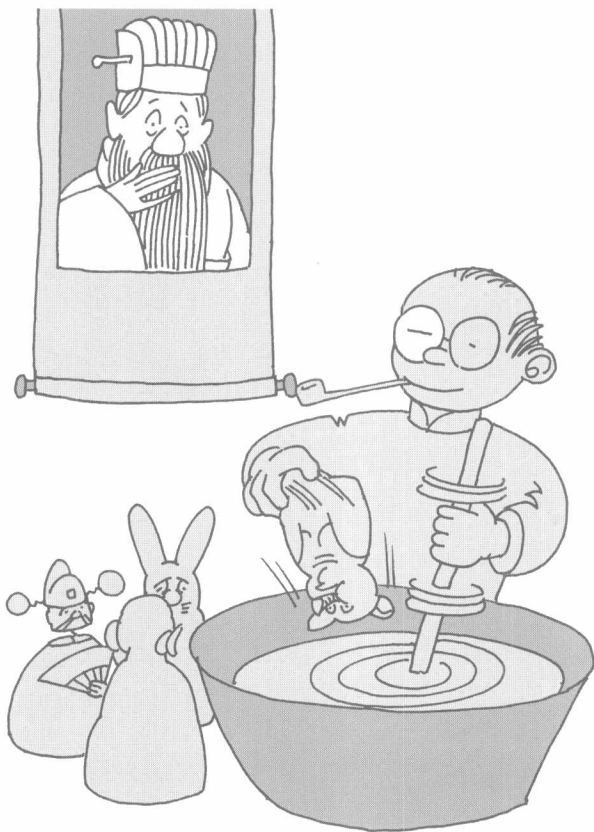
但新矿的产物则不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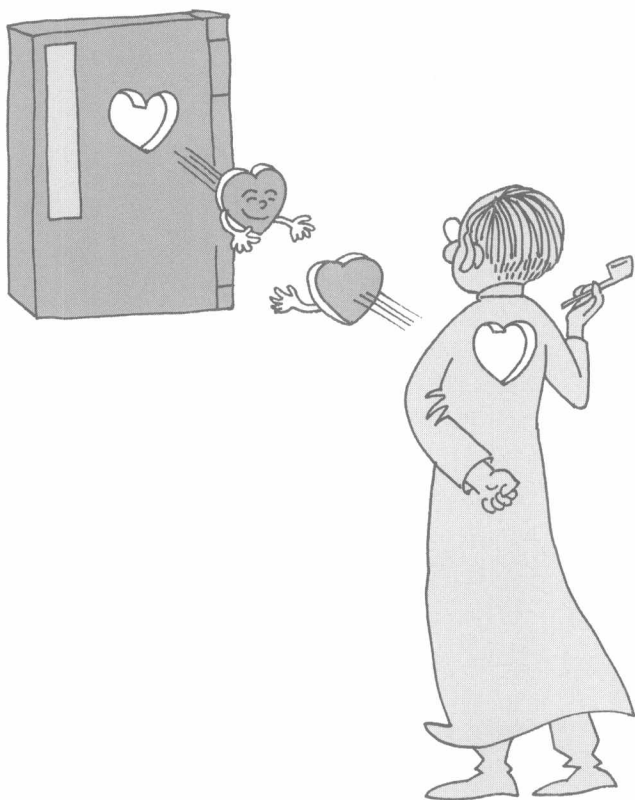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一种习惯，
最爱购买隐僻无闻的便宜书和断版书，
看看是否可以从这些书里发现些什么。
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了我的思想来源，
他们一定会对这么一个俗物显得骇怪。
但是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，
是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一粒大珍珠更为快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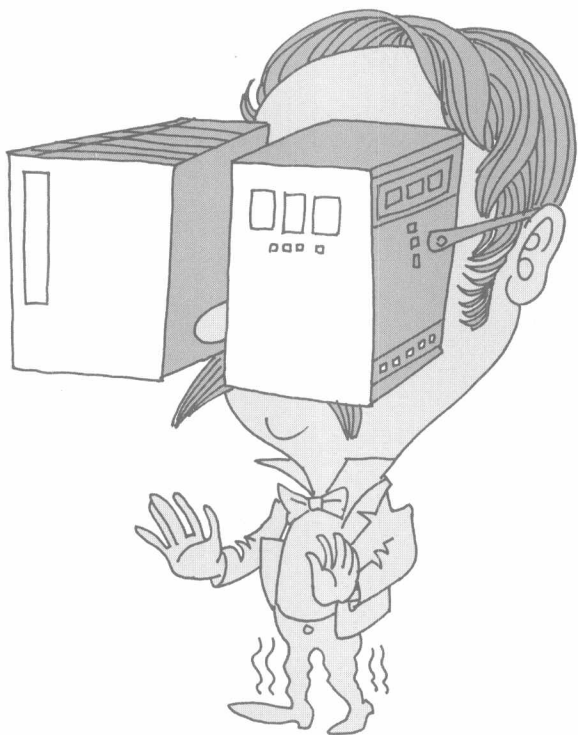
我好像终将成为一个走方式的哲学家，
但这也是无法的事，
一般的哲学好似都属于一种将简单的事情弄成令人难懂的学科；
但我的心目中则能想象到一种相反的哲学，
即是将烦难的事情化成简单的科学。



我并不是在创作。
我所表现的观念早由许多中西思想家
再三思虑过,表现过;
我从东方所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已陈旧平常了。
但它们总是我的观念;
它们已经变成自我的一部分。



我的思想并不怎样深刻，
读过的书也不怎样广博。
一个人所读的书太多，
便不辨孰是孰非了。



个人的空闲，
有时是环境所迫成，
而不是自我的。
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所完成。
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，
而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，
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。

